

魯
之
春
秋

傳第五之一

魯之春秋卷十二

海鹽李聿求學

義旅一

吳易父承績等

嗚呼崇禎十七年正月思陵臨朝嘆曰朕欲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及三月之變躬殉社稷而大小臣工從死者蓋亦寥寥樞臣開門輔臣勸進百職司投名受職不可勝數明朝培養三百年不應偷薄至此及觀其後義旅四起視死如歸所在不乏也如吳易諸臣不過領孱王之一命無尺土一民之寄側足焦原分固

不必死也然竟死噫烏得不傳作義旅傳第五

吳易字日生吳江人生有膂力蹶弛不羈崇禎十六年
成進士福王立易謁閣部史可法於揚州可法異其才
題授職方主事爲己監軍久之廷議不言討賊易發憤
上中興四大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蓋春秋之
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亦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
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爲臣子憤恨愧恥無
一日可以卽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
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先帝英明恭儉勤求
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右所未有究其禍原則一十七

年當局諸臣誤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爲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以苞苴爲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爲何事有具文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愛錢而委用債帥武臣惜死而坐撫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覲顏而受僞職土崩簞壑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恥也今幸聖主重興保有南服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期望蓋在討賊復仇再擴疆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如東晉南渡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漢唐而十陵園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

榛莽之地興思及此痛絕忘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
父老無不涕泣哀感竊謂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
復可期而兩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廢然
而不可復作也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有英
雄豪傑作事建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
感發而興起故進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
無以用之則日就消靡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
散而不可收拾此安危成敗之關不可忽也所願朝廷
之上念篡逆之大仇思恢復之至計臥薪嘗膽存越國
之憂勞布衣帛冠法衛公之儉約君臣歡洽合堂廉爲

一體文武戰睦視軍國爲一家人人有枕戈飲血之思
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何有於苞苴家且不
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舉苞苴而後功
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恤從逆者速其刑誅綱紀粗張
經綸畧定亟下哀痛之詔預卜誓師之期選將練兵進
據形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或謂時方
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討滅寒
浞而祀夏配天光武騎牛從軍以羸卒三千破尋邑百
萬卒興漢祚蓋其君臣之間立志旣堅區畫素具鼓動
拔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衆變弱爲強況今疆

土尚居天下之半而財富不乏人力繁庶較之少康光武倍且什伯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掣廓清六合非難致之事也事在不疑顧力行何如云爾二曰明大勢以爭恢復之機蓋歷考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會故上之奏驅除之功而次亦不失固守之策東南形勢雖以長江爲險阻然自古守東南者未有不守兩淮與荆襄者也兩淮者江表之藩籬荆襄者上流之門戶舍藩籬而保牆垣棄門戶而扃堂奧雖在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百戰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荊州分裂晉者併焉其六代之世僅曰偏安然以悍如石勒

盛如苻堅強如宇文拓拔卒不能跨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強藩巨鎮皆在淮南荆襄間故也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世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徙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忠岳飛孟琪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而孟琪亦曰襄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朮之兵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荆襄爲尤重何則逆闖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伸足南向狼奔豕突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逆闖遊魂且夕消滅又恐他有雄傑者襲跡而動踞形便以蹂中原習水軍於漢沔之上放舳艫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審妙算而定規模必以恢復荆襄爲第一著夫荆襄背控河洛側睨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土奇材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橫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

務爲恢復之名何謂恢復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明饋餉又若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糜餉而已何謂恢復之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爲先圖以耕屯守禦爲實事據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隳以客爲主以逸待勞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俟神氣充實邊腹堅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畦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行有斷然者三曰定大畧以收恢復之功益控兩淮據荆襄而漸圖

搗勦必得重兵三四十萬節力不能遽舉最少非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爲守禦而不可用爲驅馳諸鎮之兵可用爲聲援而不可用爲進取何也積弱積玩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驅市人而戰卽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致於死地而後勝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爲今急計莫若精擇大帥三人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信實三者俱備方爲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切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

目教兵齊之以束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
以步伐擊刺旌旗金鼓分合奇正之數盛甲器械向之
鈍傲不中法者自行製造營陣部曲向之虛花不可用
者自行操演訓練勤習比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
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
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原前無橫陣後無勁敵
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軍是也由是特遣三
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揚勒兵五萬責以收復兗濟
津門河間等處其一屯駐安廬勒兵五萬責以收復東
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勒兵十萬收復荆襄招集

流亾部勒壯健興屯種以爲久駐之基築堡寨以爲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閒諜來歸者給以土田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 牢固轉屯進築唐鄧汝頰之閒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駐札於外老弱力耕於內如羊祜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轉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擴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強如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芍坡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槩舉行使富強之勢東西聯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視沿江列戍與敵其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

時大合諸路軍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由真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檄四川將帥大兵出盧氏抵潼關指滑澠以衝其中我則四面合勢賊則首尾並蹙釜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列聖之廟獻馘大行之靈灑掃山陵脩治京邑此真中興之盛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必復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之仇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若乃奮天朝之神威殛弒逆之逋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異而不圖再造之功徒鬱鬱居此爲

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瞭然可觀矣四曰
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戰守攻取有一定之局
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又必先保固
江南相雜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根本故能
東向與西楚爭衡光武以河內爲根本故能掃赤眉剪
鯨逆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滅安
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元
嘉之謀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惟無功而且有大患金
陵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充牣此
皇上經營海宇深根固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

四一在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
語云得一賢令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
萬言其職最親民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
未清綱領未振原本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
按之權是也但使銓選至公不至驅外吏而爲貪黷則
源本既清而又精簡撫臣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
不稱職者立行罷黜其最不肖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
其勤績顯著例當陞轉者由令而守由守而司道由司
道而督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舍其官威惠孚洽利
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設官之多倍於祖

制官多則供億之害多迎接之害多文移牽掣之害多
吏胥奸蠹之害多宜考會典大行裁減科部添差者草
司道閒散者革佐貳猥雜者革卽按臣亦宜閒歲一差
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一治民是法也
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不荒
有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辦保甲之法
始於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卽其遺制可以練鄉
勇可以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
可以厚風俗閒察其奸滑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輯
而大亂可弭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貴賤之價

防水旱之災極爲良法原以紙穀贖緩周充糴本數十年來上下侵漁蕩然盡矣所以一遇天災饑民載道民譁盜起積漸可憂宜令大小郡縣積穀數萬千斛便可備禦非常其有司報績以前二者定其殿最而不以催科簿書爲重此最救時之急務也至於東南所恃舟楫爲良雖措置經營重在江北而沿江一帶及腹內地方不可不嚴防守今在籍軍伍非不足用所慮戰法未諳技藝未精瞭矚戰艦未備所當急勅撫臣分諭郡縣各督所在將領製造操演如荆湖九江上流重處下而東西梁山下而太平采石更下而京口澄江此皆股肱帝

京爲水道要害尤須加意綢繆昔曹魏父子相繼臨江及見波濤舟楫之雄旌旗戈甲之盛並皆嘆息而反此豈獨恃水爲阻亦治兵精整備禦有方故也今使大兵綦布於江北水師星列於江南表裏相維邊腹並壯天下之勢如常山蛇不出兩年國勢大振人心大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破以令則服恢復中興之功可躡足而俟也議上不省明年奉檄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破南京亦不守六月

大兵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攝縣事有諸生吳鑑欲起兵會總兵黃蜚兵至無錫鑑大喜徒手入縣庭罵

國佐國佐執送蘇州斬於胥門外易聞而憐之起兵擒國佐授鑑父汝威令殺以祭鑑於是與同邑孫兆奎沈自炳自駟華京吳旦等募兵旬日得水師數千人屯於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

大兵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習水師者雜農民中散處湖畔

大兵以民舟濟趨民操之前散處者來操其舟棹至中流猝鑿沈之而溺死者無算軍聲頗振於是中書盧象觀葛麟職方王期昇吳振遠等皆帥師依之以爲助魯王監國於紹興督師熊汝霖奏易斬獲有功監國授易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唐王亦授
易官如監國之命監國命易與平吳伯陳萬良恢復東
南汝霖遣兵援萬良易帥兵來會幾克德清

大兵擊之汝霖兵渡江萬良入山自保易出戰急收兵
八月

大兵以舟師至二十四日易出戰于塘口獲舟二十明
日大雨不設備

大兵襲之大敗易與參軍陳恂遁父承緒妻沈氏及女
皆投水死未幾易鄉人周瑞等復聚衆長白蕩迎易入
其營明年攻嘉善吳江皆入其廓聲勢復振再戰汾湖

斬殺過當兵部尙書陳子龍以易捷聞監國進易兵部
尙書封長興伯唐王聞之亦封易忠義伯八月易與主
事倪撫輕舟潛出飲於嘉善孫璋家

大兵猝至易與撫被執至錢唐俱死里人包捷殮之葬
湖上妾香娘易旣死問官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
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而
已問官肅然敬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兆奎字
君昌祖履恒習兵家言兆奎能世其學倜儻有氣節崇
禎九年與易同舉鄉試南都破奮然思以死殉國乃與
易謀同起兵以家財給餉復以易聲望出已上推爲主

盟而已佐之時稱孫吳軍監國授職方主事易敗走兆
奎父允貞投水死兆奎乃沈妻褚氏及女於湖慮易妻
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自溺溺未死

大兵鉤而出之被執械至江寧人見總督洪承疇大言
曰先帝時有一洪承疇督師敗績已死封疆先帝親祭
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承疇曰汝無問
一人兩人汝自爲一人事耳驅出斬之臨刑賦詩顏色
不變年三十九自炳字君晦號聞華以諸生貢於廷初
里人陸世鑰以財雄於陳湖與自炳之兄自徵皆輕財
任俠會國變盜賊譴起自徵造魚船千艘世鑰散財募

兵以爲堡障鄉里計自徵卒自炳與弟自駒以其船習水戰于湖易因自炳自駒之水師以起監國授自炳中書舍人易敗走自炳自駒且汝珪等皆戰死京先驅妻子入水格殺數人

大兵繼至京搏戰相持溺水死自駒字君牧京字壯與且字爾赤號海曙汝珪字子玉皆吳江諸生有文行知名於時世鑰字兆魚軍於湖部下不得妄掠一錢犯者必死故其軍獨靜乙酉六月帥兵千人與副總兵魯之嶼攻蘇州焚城樓不克後與易合軍易敗走世鑰知事不成削髮爲僧瑞生有膂力善鳥銃所發無不中丙戌

正月與里人沈泮李勢陳繼等復聚衆長白蕩出沒旁
近諸縣道路爲梗於是軍聲復振迎易爲謀主監國授
瑞江南總兵官八月易被執

大兵猝至瑞等一軍盡殲泮勢繼皆勇力過人恂字子
木海鹽人本姓曹崇禎十五年舉於鄉撫字曼倩嘉善
諸生起兵與易合軍監國授職方主事璋與弟鉅皆嘉
善諸生坐匿易闔門死捷字驚幾嗜學而性堅確以文
章氣節自任與恂同年舉鄉試京師陷入穹窿山爲頭
陀自號磴菴足跡不入城市好讀文山指南錄等書時
時流涕易死于錢唐親族莫敢視捷往收其骸經紀其

家嫁其女如己女年四十三卒長興茹文畧易之部將也驍勇善戰少爲長興千夫長

大兵徇湖州文畧遂帥壯士十餘人入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戰屢有功雲龍死文畧乃歸易部下易優禮之每持長矛陷陣所向無不披靡監國授總兵官易敗走文畧手刃數十人身亦被十餘創血盡而仆

大兵猶疑其佯死數勿之移時稍甦捧其頭而走至潯溪休野廟廟祝見而識之曰子非茹將軍取相持而哭傅以藥百日始愈文畧閒行至長興訪妻子皆遇害矣丙戌正月復軍於麻湖與

大兵力戰所殺過當援絕而亡裨將周志韜突圍出收
餘衆自保監國授志韜參將明年夏志韜兵敗赴水死
易之未被執也則有海鹽馮時敏長洲文乘先後逮死
時敏字子遜諸生方讀書聞賊陷京師奮衣起曰國事
至此何以家爲欲杖策出門爲殲賊計有友止之曰大
事已去世臣宿將尙束手君一書生何能爲時敏曰事
之濟不濟天也國家養士三百年吾思國仇當報耳奚
論匹夫將相哉遂與弟一鷺之南京見君臣無復仇意
忿甚南京破傍徨無措聞易起兵喜甚渡江見監國言
易忠勇監國命時敏趨易出師易敗走時敏閒出募兵

明年易軍復振渡江之師札譚山時敏一鷺就約中道
被執俱死僕周尙文從死時丙戌六月十三日也乘字
應符太學士震孟仲子諸生有聲復社

大兵下蘇州乘隱居山中居久之或言與易通者大吏
僞爲易書招乘乘欣然納之拘至詢之曰不敢辱吾父
願速死遂見殺臨刑賦詩曰三百年來舊姓文一心報
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弔白雲象觀字
幼哲宜興人督師兵部尙書象昇弟英畧稍似其兄而
文采過之崇禎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金
谿知縣未任改中書舍人南都破象觀與宗室朱議漈

遇於杭州之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同起兵至
茅山以象昇故將程安一作陳為先鋒多所殺傷謀攻

南京江寧人朱君兆奇士也為象觀計曰京城雄深攻
之未易卒拔而敵兵四面萃於我敗道也公蓋謀內應
者乎象觀曰如何君兆目君兆習知邑中之豪願與公
先入公定師期告我我從中舉舉火以應焉已而遣
僧至君兆所約期僧入城告變於

大兵

大兵立誅君兆而自舉火誑外象觀薄兵城下燒太平
門騎兵出城突馳之象觀大銳銳盡喪議慙匿水竇

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稍收士卒出攻溧陽又敗議
瀝走廣德象觀入太湖與葛麟合軍有衆二萬八月易
敗走象觀與從弟象同及總兵程安毛重恭皆戰死象
觀知不免起拜其衆曰我兄弟愛國厚恩無以報空煩
公等死有餘愧自投於湖有卒掖而起之象觀曰愛我
不如成我義也復自沈而死麟字蒼公丹陽人崇禎十
五年舉於鄉生有膂力貌類武夫能開數石弓福王立
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
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南都破與總
兵吳志葵起兵復青浦志葵敗潰卒無所歸推麟爲帥

麟乃引舟太湖時職方郎中王期昇起兵西山奉宗室
朱盛澂稱通城玉克長興乃與麟合朱幾象觀亦至軍
遂盛八月居民苦期昇兵淫掠引

大兵焚期昇舟期昇遁麟出戰望見火光麟帥三舟沖
之軍吏曰衆寡不敵毋陷死地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
謂何手持長矛力戰舟師遇者皆披靡連殪六七十人
於水

大兵素聞其名及戰羣指目之操曰長而肥者葛師也
萬箭注之而麟揮矛如風矢不能害乃擲炬於其舟舟
焚麟赴水死振遠字石霞號武夷吳江人爲諸生以經

濟自許魯王過吳吳人有謂者輒問吳中有賢豪隱田
間者乎或以振遠對王使張指揮求之振遠慨然往謁
舟中語移時不休王大悅遂署工正曰此非所以屈賢
豪者振遠辭不得以母病請歸亡何母卒南都破鄉里
子弟起兵推振遠主軍事通表越中授監軍僉事兼職
方郎中丙戌合家被圍與弟宗泌及二從子俱被執振
遠獨承之遂被難易

國朝

賜謚節愍象觀

賜謚忠節兆奎自炳自馴瑞承緒乘象同安俱

賜入忠義祠易妻沈氏及其女

賜入節孝祠

外史曰易以精衛之力填闕海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亦豈足延浙東之一綫乃一擲不中同盟駢首蹶而再起卒以敗亡不密失身其咎奚辭然而欲存君臣之義于天地之間則柴市之臨刑終賢於臯亭之出璽也

傳第五之二

魯之春秋卷十三

海鹽李聿求學

義旅二

陳子龍

夏之旭等

楊廷樞

戴之儻等

錢梅

子熙等

顧絳

黃毓祺

子大澁等

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卓絕流輩崇禎十年舉進士授紹興推官東陽諸生許都者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法部勒賓客思得一當子龍嘗薦諸上官不用東陽知縣姚孫棐斂民

質坐都萬金都乞免不得會奸人招兵事發孫棐謂都結黨謀逆持之急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遣使收捕都遂反旬日間聚眾數萬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遂逼郡城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爲監軍討之稍有俘獲雄語子龍曰兵止五日糧奈何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令歸待以不死乃挾都見雄復挾都走山中散遣其眾而以二百人降光先聽孫棐言竟斬都子龍爭不能得以定亂功擢南京文選主事進兵科給事中巡視兩浙乞養歸福王起故官命巡視京營言防江之

策莫過水師海舟議不可緩請專委兵部主事吳剛訓
練從之命予陳新甲卹且追罪嘗劾新甲者子龍交章
力諫事獲已未幾列上防守要策請召還故尙書鄭三
俊等竝可之又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
額持之而去聞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
甚非法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子龍請擢諸生涂仲吉
舉人祝淵寘言路不從又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
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
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
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

爲寒心也亦不報明年二月以時事不可爲乞終養去
南都破子龍與考功主事夏允彝起兵里中魯王監國
遣使授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大兵下松江允彝死子龍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入
僧寺明年三月祖母卒既殯子龍入總兵吳易軍中監
國又遣使擢兵部尙書節制七省漕務子龍奏易有功
易得封爵唐王聞之亦授子龍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
御史易敗子龍栖遲山澤彷徨未措丁亥松江提督吳
勝兆密謀通監國爲內應勝兆浮慕子龍名遣幕客戴
之攜通殷勤并告密謀事子龍不應亦不阻焉是年監

國加子龍兼翰林學士總督義師勝兆謀洩詞連子龍
子龍乃亡命與同邑夏之旭同奔告急於嘉定侯岐曾
已而遷於崑山顧咸正家

大兵跡捕遂被執操江御史陳錦問子龍何官子龍曰
我先朝兵科給事中也監國命總督義師我有三年喪
未受又問髮何爲者子龍曰留此以見先皇帝耳又問
子龍瞠目不答乃引出繫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伺守
者懈猝起投水死時五月十三日也子龍爲文宗魏晉
其駢體精妙徐陵庾信弗能過也之旭字元初允彝之
兄以諸生貢於廷有聲松江破之旭欲與弟允彝俱死

允彞託以妻子乃不果自此不入城市以子龍獄牽連
作絕命詞曰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虞撫臆思報
攘攘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宰抗章白之予一介儒曾
霽天顏歲寒之意至死勿遷仲賦懷沙身無貶屈惜哉
臥子何不早決故君曰逝故友已亡吾將安歸敬附首
陽從容自引魯壁踰踰遐哉尼父予敢對揚從容謁文
廟自縊復聖位歿岐曾字雍瞻給事中震暘少子左通
政峒曾弟以諸生貢太學博覽工文重氣節敦行誼以
匿子龍被逮不屈死母龔氏亦死僕僮兒朱山鮑超陸
二李愛同死峒曾子滯有司又令收繫岐曾子泐挾滯

逃入支硎山之中峯，聞追者至，謂澣曰：「行矣，吾代汝死。」立遣澣而自登小舟，揮澣走而大書澣姓名於已衣襟，殆徧投於水。有泗者拯之，易服走吳山，爲僧澣亦盡薙其髮，匹命而死。涉聞之曰：「吾萬死一生，保吾弟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願至此，極乎乃歸，里閉門不出，以長子主峒會祀。咸正字端木，崑山人。大學士鼎臣曾孫崇禎六年舉於鄉，授延安同知，道阻未赴。監國擢兵部郎中，與其子天達。天達以藏匿子龍執至江寧，經畧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因大罵，被極刑。天達字大瀾，天達字仲容，皆諸

生從厥正死以獄詞連及死者則又有殷之輅徐開祚
張寬夏寶沐云之輅字元素子龍同邑人舉於鄉監國
授中書舍人進車駕主事性忠烈慷慨好施養士常數
百人與子龍相結期死國難至是之輅一門被害開祚
婁縣人寬字子服金山諸生寶沐嘉興諸生皆被逮死
子龍

國朝

賜謚忠裕咸正

賜謚節愍之旭天達天遴俱

賜入忠義祠

外史曰子龍殉節或疑其晚如北都之變雖有父母在
家萬難兼顧可也不死則辱若告假在家有篤老之親
因殉國而有所不顧揆之聖賢未必其然子龍之必俟
祖母終養而後死析理之精有補於綱常名教也大矣
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天啟末魏奄矯詔逮吏部員外
郎周順昌廷樞以諸生爲士民倡擊殺緹騎一人復與
諸生徐汧斂財經理之以是知名崇禎三年舉鄉試第
一九年廷樞與無錫顧杲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阮大
鍼福王立大鍼得志安昌侯柳祚順昌大鍼指劾少詹
事徐汧疏言汧自恃東林巨魁復與復社諸奸楊廷樞

等狼狽相倚乞置於理馬士英不欲興大獄乃寢其奏
南都破

大兵下蘇州廷樞遁居光復山中魯王監國授翰林院
簡討兼兵科給事中會吳勝兆謀通監國爲內應廷樞
因門生戴之孺以愆息之事洩被執其舟中遺書云廷
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爲孝廉者一十五載
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肩綱常名教
之重任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有難
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
隱遯於山阿忽陷身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突

如其來如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覺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志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孤累朝所受之恩留此血衣以俟異日舟中矢志不能盡言廷樞至問官欲至之諭令薙髮廷樞曰留此以見先皇帝斬之蘆墟泗洲寺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臣刑者急揮刀首墜地聲從項中出曰死爲大明鬼監刑者咋舌禮而殯之桂王贈侍讀之僞字務公廷樞同邑人諸生與沈自炳等起兵監國授監紀推官兵敗爲勝兆所擒勝兆留幕下勝兆遼人官松江提督爲人椎魯少文凡事皆決於幕客吳著吳薰著與

堇知文義嘗以語微動勝兆勝兆不忤也會勝兆與巡撫土國寶名位相軋心勿善也國寶復譖之經畧洪承疇遂上疏劾勝兆濫收降卒著與堇因危詞動之謂且不測勝兆心動謀於之儻及陸回之儻及回復動以危詞由是勝兆起兵計決矣乃密謀通欵監國恢復東南諸郡又招撫太湖義旅以助之使至舟山鎮將黃斌卿不應都御史沈廷揚編脩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定西侯張名振以兵就約名振請於監國以肅鹵伯故印封勝兆且約以四月二十六日爲期勝兆之聚謀既衆肆言無忌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告變勝兆

知事洩殺之易重賈遣中軍詹世勛及高永義偵海師之至而不知名振之師至崇明爲颶風所損世勛等見海師不至遂變志以兵劫勝兆矯其令召勝兆所聚謀者盡殺之之儻亦被害執勝兆械之江寧戮之其獄詞連及者則有華亭李之檀董翼申翁英董剛侯美漢袁國杞張謝石周長吉俱被逮死蔣平階亡命海上云之檀御史侍問弟諸生翼申以諸生貢於廷英崇禎四年武進士第一官遊擊預松江守城事不克隱於北橋至是被難剛禮部尙書其昌孫剛妻趙氏見執觸階死美漢指揮承祖子長吉自承與世勛謀非勝兆也遂被害

并世勛亦斬之平階字大鴻嘉善諸生原名雲階廷樞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當逆闖熏炙之時天下騷然吳懷賢以訟楊漣二十四罪疏劉鐸以詩箴寓譏刺皆被殺於是賢人君子夜無安枕當道者趨之如蟻或畏之如虎不有廷樞奮不顧身乾坤之正氣或幾乎息矣迨夫兩都覆沒百折不回南冠旣縶西市從容信乎其氣塞乎天地之間也

錢梅字彥林嘉善人巡撫雲南士晉子崇禎六年舉順

天鄉試福王立授職方郎中南京破梅帥子熙默與從
兄棟起兵梅帥兵赴嘉興助守嘉善破棟下太湖遇
大兵大戰身被四創而死嘉興破梅走浙東魯王監國
擢太僕寺卿棟贈太常寺卿諡忠貞丁亥梅預吳勝兆
密謀事洩被執至江寧不屈死妻徐氏投水死熙字漱
廣負雋才丙戌參總督吳易軍事易未敗而熙先以病
卒默字不識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嘉定知縣南都破棄
官歸及父罹難削髮爲僧名成回號無知子卒於山陰
其時徐爾穀夏完淳劉曙亦皆被逮爾穀字似之嘉興
人尙書石麒麟子石麒之殉節也城中人跡斷絕越二

十五日爾穀哭入城求父屍僧真實藏之櫃顏色如生握拳沒爪鬚髮盡張昇至楊林村舍殮之甫畢

大兵至爾穀守棺不去兵士露刃睨之爾穀抗聲曰我父在此我豈爾避父既死忠我惟守孝我何畏死耶主兵者曰犯忠孝不祥相率去爾穀乃至越監國授職方主事爾穀辭命墨纒從事進太僕少卿亦以預勝兆密謀被執不屈死妻孫氏得爾穀獄中書微笑侍婢曰郎君得歸耶孫曰非也郎君去時我已辦一死冀得歸故忍須臾今既來訣則含笑入地耳夜分家人咸寢啟戶抱所生三歲兒赴水死屍植立水中子猶在懷也完淳

字存古考功主事允彝子生有異稟七歲能詩十三擬
庾信大哀賦文采宏逸佐允彝起兵不克允彝殉節完
淳之浙東授中書舍人尋進職方主事監國航海入閩
完淳拜表慰問至是搜得上監國疏表被逮之江寧問
官憐其幼欲生之曰疏非孺子所能爲完淳大聲曰忠
孝何可以假人乃下獄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闕臨刑
神色不變作絕命詞曰人生孰無死死貴得所爾父得
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神游天
地閒可以無愧矣其遺母與妻詩曰孤兒哭無淚山鬼
日爲鄰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

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憶昔結縢日正當環甲
時門楣齊闕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倡隨
九原應有待珍重腹中兒妻錢氏梅女與其姑皆削髮
爲尼曙字公旦號穉圭長洲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南
昌知縣未赴丁父艱

大兵下蘇州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勝兆送欵舟
山上海諸生欽浩又疏吳中忠義二十三人以曙爲首
其疏爲游騎所獲曙被逮問官曰爾反乎曙曰誠有之
愧事未就耳然曙實不識欽浩也械之江寧繫獄八十
日赴市賦詩別母而死其時被逮者又有太倉趙自新

自新字我完崇禎十二年舉鄉試監國在舟山聞其賢遣使召之未赴事洩逮者至門自新曰吾久辦此矣械至松江絕食數日不死復械江寧得釋歸不數日卒完淳曙

國朝俱

賜謚節愍

外史曰梅與爾毅及曙自新皆遭國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至完淳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草檄不異老生宿儒昔終童未聞善賦汪錡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

顧炎武原名絳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目有雙瞳子中
白而黑邊爲人耿介絕俗與里人歸莊相善有歸奇顧
怪之目乙酉五月奉母避兵母未婚守節以炎武爲嗣
子崇禎九年旌表至是其母曰吾雖婦人然受國恩矣
果有大故我則死之炎武乃應知縣楊永言之辟與嘉
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耶撫王永祚以從
考工主事夏允彝於吳不克永言走之其沆死炎武與
莊幸而得脫而其母遂不食卒遺言莫事二姓魯王監
國授炎武兵部司務明年監國入閩遣使以職方郎中
召欲與族父兵部郎中咸正赴之念母未葬不果又明

年預吳勝兆密謀欲朝監國於閩道梗不得前自是而後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寧晷徧游天下六謁孝陵再謁長陵六謁思陵所至之區度地開墾以足用卒於華陰

外史曰炎武嘗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學者或疑之然而名言也生有至性學究天人故其所著之書皆可以治天下善哉乎主高士不菴之言曰炎武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

年靡訖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其足以表炎武之志矣夫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人以諸生貢於廷好學有盛名精釋氏學名列東林黨人榜江陰城守毓祺與門人徐趨起兵駐師行塘以應城中魯王監國遣使授兵部尙書總督江南諸事賜勅印並獎諭城中堅守命列名疏報以俟除擢毓祺疏閭應元等城守功未上而江陰破毓祺亡命淮南趨帥兵棲山中明年冬趨偵江陰無備帥王春等十四人襲之不克十四人俱死趨被執見知縣

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父母官耶而不跪趨厲聲曰此降官耳何父母焉景綽壯其志欲釋之曰我知子非謀逆者寧有所親在獄欲篡取之耶趨曰我何親在獄志不忌明欲有所爲耳景綽曰若然子必死矣趨曰吾固不欲生也景綽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官趨曰汝大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卑矣今降而爲令汝官不能自擇而爲吾擇官耶景綽曰吾非得已借以吏隱耳趨曰汝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至含羞苟活哉景綽慚呼送獄丁亥正月八日行刑未幾有司聞毓祺與趨同事執其子大湛大洪下獄兄弟方爭死未決

戊子以勅印事發逮繫江寧令具爰書索筆書曰道重君親教先孝弟某逃禪已久豈有宦情義憤激中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衰憤曠官死有餘責謹抱印待終身附子卿之義三月獄成將刑門人鄧大臨告之毓祺命取襲衣自殮趺坐而逝當時戮其屍大臨號泣贖其元歸葬毓祺妻周氏亦死大湛大洪輸入官配功臣家大臨復與鄉人斂金贖之大湛後改名晞有學行教授毗陵大臨字西望常熟人毓祺嘗命之崇明募兵事敗爲僧毓祺趨

國朝俱

賜入忠義祠

外史曰毓祺名挂黨籍其不爲奄黨所羅織者幸矣及社稷淪亡以皎皎之軀從容就義讀其爰書眷眷君國雖死不忘可謂忠矣

傳第五之三

魯之春秋卷十四

海鹽李聿求學

義旅三

張煌言父圭章等

張煌言字元箸號蒼水鄞人刑部員外郎圭章子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督師錢肅樂之起兵也移檄會諸鄉老煌言獨先至既至舉事卽遣煌言奉箋迎魯王監國授行人司行人至紹興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行人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唐王頒詔至首輔張國維與督師熊汝霖主不受大學士朱大典與督師錢肅樂主受煌言

出揭以爲當如國維等議因請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監國從之未幾監國航海煌言入舟山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入閩煌言從之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而修寓公之敬於監國煌言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亾以謀再舉乃偕還監國加右僉都御史時肅鹵侯黃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師與之爲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卿不欲應而都御史沈廷揚兵部侍郎馮京第與煌言勸名振應之煌言監名振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

大兵出擊廷揚死煌言與名振京第被執得脫歸舟山

時熊汝霖錢肅樂已奉監國出師於閩浙東山寨亦羣起應之煌言集兵於上虞之平岡履畝而稅不擾於民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監國駐舟山名振當國召煌言以所部入徽加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江提督田雄總兵張悲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煌言煌言峻拒之是秋

大兵大發兵攻舟山名振與煌言奉監國親搗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舟山破煌言扈監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盛既不肯奉監國諸營畏之亦莫敢奉監國而煌言獨以名振之軍爲監國衛時時激發諸營使爲

監國致貢然煌言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
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豈與異趨哉
故成功與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三月復開
道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舟山九月復軍於吳淞
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遙
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達江寧時上游故有密約
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十二月朔大凍駐防兵民萬餘
人馬三百匹踏凍渡江名振帥浴日將軍王善長挺矛
爲先鋒仁武伯姚志卓將軍任麟王有才等帥師三百
人衝其左煌言帥監軍主事王浚督左都督孔元章首

瑞源等帥師三百人突其右大敗其師無一返者軍聲
大振甲午正月與名振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真直抵
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舟山乙未十一月名
振卒以所部付煌言自煌言平岡入衛之後部下不滿
三百人至是始盛成功貽煌言書謀大舉丙申軍於天
台冬又軍於閩之秦川丁酉復軍於天台

大兵遷舟山之民煌言還軍舟山時魯王去監國號通
表滇中戍戍桂王遣使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煌言煌言復峻詞拒之是年
七月成功以師會煌言北行乃推煌言爲監軍泊舟羊

山羊山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
至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艘義陽
王湯焉復還軍舟山治舟己亥五月成功復以師會煌
言於天台悉師以行游軍至鄞之東師次崇沙煌言
曰崇沙江海之門戶也有懸洲可守不若守之以爲老
營儻有疎虞進退可依成功不聽而請煌言以所部爲
前軍向瓜洲時

大兵於金焦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潭家洲岸
皆西洋大礮如雷鑊而煌言孤軍出入其間成功遣水
師提督羅蘊章以所部助煌言又令善泗水者斷滾江

龍而文軍進奪潭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旣斷則煌言進
踞上流奪木城以夾擊之滾江龍雖斷舟多應礮而沒
不得前煌言登舵樓焚香默禱飛夾船而墮遂以十
七舟竟渡煌言渡而潭家洲守礮者走木城俱潰操江
御史朱衣祚被執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提督管効
忠走遂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煌言欲
先取鎮江成功恐江寧來援煌言曰吾但偏師水道薄
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爲成功卽請煌言行未至
儀真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
之捷煌言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

以步陸行急赴江寧成功不聽以水道進七月朔煌言
嘯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煌
言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所往
來之道請煌言往扼之煌言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
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聽煌言乃至
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
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
東道休歛諸城大江南北相帥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
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昌宣
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涇集

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徽州降
使方至而成功江寧之敗問亦至煌言以爲成功雖敗
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
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秘不使諸將知之而更貽書成
功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
撤鎮江之師竟入海江督郎廷佐又以書招煌言又峻
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煌言歸路期必得煌言而
後已煌言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尙未知
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
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常銅陵與

大兵之援江寧者遇煌言奮擊沈其四舟是夕

大兵引而東下礮聲轟然而煌言誤以謂劫營遂潰慈

溪魏耕遮道說煌言入英山霍山煌言乃焚舟登陸入

霍山已受撫不納乃次英山寨而追騎至煌言微服還

天台復樹鸞鳴角故部漸集成功聞煌言還遣兵來助

煌言巡視天台海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義

民築塘以捍之且耕且屯乃遣使告敗於滇且引咎滇

中專勅慰問加兵部尙書兼官如故庚子移師林門尋

軍於桃渚辛丑引軍入閩次於沙關時成功將取臺灣

以休士煌言遣參軍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進寸

無退尺今八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
望也成功不聽煇事急煇言復遣子木入臺責成功出
師成功又不聽煇言又遣職方吳鉏挾帛書開道入鄆
陽山中說十三家撓楚救滇十三家已衰做不能出王
寅滇中破成功亦卒煇言復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
成功卒謀奉魯王復監國貽書相商煇言大喜即以書
約故兵部尙書盧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
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李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
是煇言厲兵東裝以待閩中之問是年浙督趙廷臣與
安撫使各以書招煇言煇言復安撫書曰不佞所以百

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障桑梓乃因國
事之靡寧而致生民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糒
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况復重以遷
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旣以保兵息
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海濱之民卽以海濱之賦畀我在
貴朝旣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
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
洲三島閒而沿海藉我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
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請與
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當夕掛高帆不重

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
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聞南消息既杳鄭經偷安海外
煌言悒悒日甚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灣煌言哭曰孤
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
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
南田之懸巖從者惟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
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浙江提督張燕懼煌言終爲患募
故校爲僧者偵之七月十七日夜半由後山襲執之諭
之使降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
死而已送之錢唐九月初七日起市遙望鳳凰山一帶

曰好山色賦絕命辭曰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
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挺立受刑子木冠玉從死煌言
妻董氏子萬祺先三日戮於鎮江初煌言之入海也倉
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人大吏以煌言有父
圭章弗籍其家卽令圭章以書諭之煌言復書曰大人
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圭
章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爲慮也壬辰圭章卒大吏又
強煌言妻子以書招之煌言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其
家圭章字兩如夫啟四年舉鄉試官刑部郎中子木名
綸以字行溧陽人已亥煌言在江上子木挾策上謁煌

言以其年少而負氣欲留之幕下以父老辭及煌言之
蕪關子木之族父蘊章在鄭成功部下爲提督子木見
成功江寧之敗涕泣頓首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成功
強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旋奉
父將赴煌言營與

大兵遇格鬪子木墜水得救而其父被縛去了木展轉
閩南思出奇計以救父逾時不得音問慟哭幾死復赴
煌言營煌言勉以立功救父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鄞
人大吏以其年少釋之冠玉固請從死居敬字畏齋號
采薇黃巖人煌言被執居敬以計脫之其後爲僧名超

魁耕字楚白慈溪人原名璧與山陰祁理孫班孫兄弟
友善理孫班孫應天巡撫彪佳子理孫從兄鴻孫將兵
江上班孫罄家輸餉江上破鴻孫憂憤卒祁氏淡生堂
藏書甲於海內理孫班孫盡發壬遁劍術書以示耕又
約同里朱士稚張宗觀陳三島以佐之初耕贅於茗上
國變後與歸安錢纘曾起義兵事敗耕亡命走江湖至
是遭死士致書煌言延平侯鄭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
三日可抵京口己亥煌言成功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
軍退耕遮道留煌言曰英霍山寨尙多耕皆識其魁請
入說之使迎公以圖再舉不克壬寅或告變

大兵四出搜捕邏者猝至耕與理孫班孫俱被執並獲
續曾械至錢唐耕與續曾俱不屈死班孫遣戍遼左理
孫以痛弟鬱鬱卒班孫遁歸爲僧理孫字奕慶班孫字
奕喜鴻孫字奕遠鴻孫與彪佳同講學於劉宗周之門
士稚字朗詣宗觀字朗屋二子咸以管樂自命士稚先
是以事牽連下獄宗觀救之得出宗觀以救士稚返渡
江遇盜而死三島字鶴客長洲人已亥以煌言入英霍
山寨不克憂憤死鈕字稽田嘉興人原名祖錫文選郎
中昌時子崇禎十五年副榜時中原大亂鈕預儲勤王
之旅欲身任浙江西以浙東屬許都事未定其父昌時

之禍作而都亦作亂先忌者陷鉏刑部尙書徐石麒力持之乃止未幾兩都覆沒鉏從陳子龍等謀恢復子龍使鉏偵事杭州被執既而釋之鉏乃至浙東魯王監國授職方郎中江上破走滇中授故官後入煌言軍中滇急煌言遣鉏走鄖陽山中勸十三營出師撓楚以救十三營已衰困不能出滇中敗鉏狂走四方至膠州大竹山會烈皇帝忌辰哭之慟嘔血而卒

外史曰江上諸臣煌言殉節最後而事亦最偉涉山海關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而市不易肆小住緩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然亦無救于亾也天也道

夫君薨於海外散軍於南田而後就執赴市可謂從容
矣善哉乎黃先生有言曰閒嘗以煌言與文山並提而
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
縷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
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者則亦從而轉矣
唯兩入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
之指南錄煌言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
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煌言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二度
關關四入長江南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不
過一隅煌言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煌言所處爲

益難矣